古奏議

論佛骨表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

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蔬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隨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

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小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
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
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
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
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
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唐宗與佛骨事見佛者也而文公亦然以年壽禍福折其惑誘之心要之佛言虛幻禍福人處其旨最微不可得而言也惟曰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何得者世教大是臣服此文公一生有關之文

綱紀扶名教之興佛不干綱常大段處立論而干其心所微妙處上大肆折詆嗚呼其真病見諦得增罪者耳何以破高明之惑

復讎狀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

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

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証當而覆核勞所謂酌其宜而處之語尚不盡情

韓愈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内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

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巳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

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

周祖後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

默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情禮俱暢、韓公生平文多奇詭、此議禮文詞甚雅醇、當與漢劉歆韋玄成等議相參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玆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玆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

葢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胷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

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
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
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
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
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
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
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
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
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

元應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文恭最如法、其當與韓子文參看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陸贄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恩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猶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慺

懮血誠敢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惓惓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若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

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

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
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
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
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探物以
意宜意以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
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
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諫納
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
于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

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包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

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愼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粤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襲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

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
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
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
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畧施於百勝
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庸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
然猶兢兢業業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
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
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
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諭往古成敗或問人間
事情每言及譖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

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顛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爰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爲遺澤在人先範無替無

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六合之慶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刑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際餘風遂流迄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逮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猶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

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巳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者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廻天之誣禍機熾然燄燄滋甚綦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漸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

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畧、虛受廣納、同符乎太
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胷
襟、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
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
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寛大、務因循、而重作
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宜諭德令、謀責
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
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
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絶人倫、武畧雄圖
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

下之詔一人

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

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

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

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群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

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

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

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

臣列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

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

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

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於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監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爾已

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欵謹復布露以聞臣甚惶怖死罪謹言

通群情接臣下納諫從善自有聖哲所由昌征愚所由發宜公用言之可進之○麟庶

奉天請數對群臣兼許令論事狀　陸贄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群臣、兼許令論奏、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譏譖、出外即妄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

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奬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王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爲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奬直以矜愚各録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群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啓沃特深屢宣密旨備該物理

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懲溺而自沉者，其為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防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可以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

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
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
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
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
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患害者臣竊以
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
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愼信其所與而不可
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
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

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得上之所為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懐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

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愼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

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舜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從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尚至於稱揚君德歌述王功或以改過不

各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飾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

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理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

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為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為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為理務徇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後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辯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

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

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肰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悚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肰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肰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

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

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可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商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

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乞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纊於側蓋惡視聽之太

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遺物情視聽秪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冐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切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耻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懇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

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奚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聽況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本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繇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一則得失相半天

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巳謂欲可遂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説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畫在殷鑒足徵其於處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御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

智不形好惡以招謟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辯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奬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奬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扶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

必試以專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受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

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群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乎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

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
況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關亟行所宜歸
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
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陸贄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理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恐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

矜犇以言乎禮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私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

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不變識者咸謂漢文郤馬晉武
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冦逆亂常鑾輿外幸旣
屬艱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
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瞿然若驚不識所
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痏呻吟之聲嘷咷未
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
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
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
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
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

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内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難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絶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謡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茍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恠　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締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

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辯察兹理灑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宜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兹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宜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

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
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
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
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
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
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
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
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
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
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

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悋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冐以聞謹奏

[illegible]大盈瓊林 人欲損小[illegible]固大寶 [illegible]豈當
[illegible]今人廢[illegible]世 [illegible]唐宗

與元論解姜公輔狀　　陸贄

右欽溆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為腹心、今乃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興義、王之明也、臣今不敢

月行所恥亦類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爭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惡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諍爲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蔽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愆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將運方屯物情

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録用言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苦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舍是求豈從諫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

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輩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輩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明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消消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

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王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群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益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固大

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功於心靈不以幺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王辱與辱王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傅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

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撓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

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愼乎伏願嘉許言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所致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德宗之病只是[illegible]不指為非聞則坐以好名[illegible]故[illegible]中生性推研[illegible]激而[illegible]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陸贄

右欽溆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那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總攬萬機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遍而群方自逼此大臣之任

也恩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冕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與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

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運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虚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

雖冠讐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彼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宇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

聖之德而遇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迪膺心儆小失而祟丕厲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群疑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行由沴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曷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欵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凝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

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
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
畢力蕞爾兇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無奉天
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
尊任屢明降附者意其窺覦輸誠者謂其遊說諭官
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
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
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
或勞慰而延於緊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閉一
也既杜出入勢同從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

峻家私不通一遭縶絏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旣阻奮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叙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旣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

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關愼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猰貐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刻且復因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

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愍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
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
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
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録用、就其常分、各稍加
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
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
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與物
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
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
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

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艱危之時全在宜情撫物宜公不爲一刑建言也呵奨具辭總一圖開之術此語直刺中扃

與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陸贄

右欽溆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方理皆切當甚慰朕懷朕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逐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

艱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廢國者由此道也

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盗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摇王室無自固之重

秦梁廻繚千里而遥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群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秪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動業由己義烈發

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全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適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

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推誠用人不宜[illegible]而賞其財是攻病之藥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陸贄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廻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擧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不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

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愼柬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柬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

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雖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以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京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

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俾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巳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

盡當才豈不以薦舉淩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
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熈固亦難矣臣實
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
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應求才之路
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
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
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
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
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
效須加奬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

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或得則褒升或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

術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闕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者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

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奬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姦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辨之冤此古之

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横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貢成於横

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肆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

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忽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

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偏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敗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偏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

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
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謹
柬寮屬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
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
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
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
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
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
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
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

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衆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擧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絶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擧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内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擧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

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之人用常之人則懼曠廢職懼曠廢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粗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

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輙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責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滯淹、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

陛下愼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

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消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廉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横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長官薦屬吏宰執叙長官此古精心無爲之理若叙長官與薦必不行專宰執則衆必不廣必

無以盡天下之辨而得人才之用今之薦舉近
厚而傷于濫近公而失其實近精而病于細安
得明粹如宣公者而議之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陸贄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泛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黽勉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番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

流俗之弊多徇評訣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昨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頗異寮寀非可諱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已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其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大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予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

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

分道命使明勑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寃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没居産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據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酹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臣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懼咎

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甚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項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邪黨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内爲家、無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柄、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懇貢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illegible]處與小民有轉死溝壑耳宣撫
人[illegible]將切務而文持[illegible]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陸贄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依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毋與在外閒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

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己，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群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效，唯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冏然正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唯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銜徽披訴，既足准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懵於忖量，推理輙發，以趙璟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

瀆宸嚴陛下特宥悉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表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事惟有趙儼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忠盡之內門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

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斂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許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

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
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
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
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
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
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
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
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
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
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

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刑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亂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事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

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哉愿不作教化以興晉
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
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
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殘險猶應不爲矧
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
之以情旣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
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
事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
弟造成誹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
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

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辨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群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説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絶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寶貧安能無慾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載厚恩尸竊八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

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惟吏啓賄門是忘廢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危亡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婪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且猶知慚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

刑陛下每發德音赦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

庶長察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忸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

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
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
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
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瀆者審知此道不唯於
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
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
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
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
過無辨者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
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貿榮恐行刻剝

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漁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庶政之道壞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釁自昔國家敗亡多矣

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
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
利不行者有虞故為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
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二
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
慝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
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
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
以通物情絜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守以來股肱耳
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亦

焉陛下踐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贖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煩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華一弊亦喪一羙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示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刑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

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一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盖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

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耻之風漸廣浸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郡國既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齊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寢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

於君王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王輔
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
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
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衷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
為慮意懇詞繁伏用慚悚謹奏

於萌蘖折猜疑于混踪折貪賄真是秉公格心之論而溫厚曲暢言直氣平漢疏雖佳未見粹白如此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陸贄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

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叙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

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叙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

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敘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衰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

精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圉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敘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敘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即召禍而

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欲則必覆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造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憑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甿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

其侵侮小入則驅畧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㞢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

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耻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為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

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於愼守所易
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
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
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啓待而勿
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
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
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
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
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張聲勢
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

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今措置乖方課責

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

欲備封疆禦夷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

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鬬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

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
將異其爲用不亦疏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
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
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
計歸張顧待餇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
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
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
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
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
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

亂年災又甚戎卒適足煩於防衛詎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埸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刼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敺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鞔

軛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衒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旣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旣闕

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含詬爲言之況又
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
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
體也又有過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
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
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
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懲馭將若斯可謂
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
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
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敵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

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之趫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能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

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使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尩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閒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西河隴右三

節度而已循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

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邉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軍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意葢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萬物人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邉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

危若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須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絶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遥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虚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偏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

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昔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其色甲兵籍其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

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

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任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亨竒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其間不容息苟謀而俟循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

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埸之蟊賊軍旅之膏肓也蟊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遲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

度使募少壯願任邊城者以從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内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與夫

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官并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倂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愼柬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兹

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愼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埸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武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冦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當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壓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古來如晁錯趙充國廉頗李牧間將略而其大端不過屯田徙塞生養戰守為經久紓徐之計非如後來貪功生事任勇敢而快一時者如貳師驃騎之類也宣公此疏俱屬石畫與晁錯趙充國相參今而其量中國之盛衰夷狄之強弱以因時制宜則尤有世可行者愚竊以今之時中國內輕而夷狄中為資糧不奉軍而借之以餌邊將所不施士而夾之以和戎幸而戎心未圖大之謀軍士不逸與之若尚可徼幸無事倘戎心不測軍變生內外應響不可為矣識者不能不為三復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陸贄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故付物以能之義闕恭己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命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砥

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汙泥䟽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乂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眞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宏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衰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

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
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
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懼朝之乏人其
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
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
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
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
道則王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
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
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須秩俸假使用

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群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群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盍務大

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遊於大猷擘者或行與於硜硜者必性殊於擘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僥倖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先信是以大道毋廢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儔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

其法可更而其勢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業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

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纇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咎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太過爲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爲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纇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涖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

不能不之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吶吶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

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由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桷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

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禀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伯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與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鱉。亦罔不寧。葢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

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效

夕之效不計事以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位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爲九卿從九卿即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任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

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若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於鯀堙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

勲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爲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中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歳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煩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失叙才敗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

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
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
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
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
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
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
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
者昧於明微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
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群官考深合轉陛
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

用數改是乃循默若既以無聞而不進若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不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愼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

至鈞必謬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喪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禁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禁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

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旁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效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慮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精詳以避謗為奉公之誠以摘瑕為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揉美惡混弁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

是眩惑自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塗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滞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扆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悲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剌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罕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掄才任吏之法備矣入情而恕量理而嚴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陸贄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閱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

約不明恣人行旅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甿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代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墮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日科一曰戶

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綱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

之病焉所責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畬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爲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搉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

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假春刈伊貧虛能不奔弘
不恕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
處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
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
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
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
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
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所設考課之
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
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

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輕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校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

戶比校歷簿前添亦甚之甚矣其所出田租皆此式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復徵實簇每歲據額徵收亦不勸責檢巡增開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計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立異名而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勸勵不妨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務也

陛下舉而行之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陸贄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恇懼夫水旱為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冦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

法甚寬簡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冑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府置號爲義倉豐則斂藏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朕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記三十年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

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大羡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昬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兵戎爲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

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之則求取息利人大之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斂穫始畢糇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計累息食每不充償遇荐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鄽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求無羸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

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所戶部
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
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
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
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
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本道巡院官同
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
便支用如特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於價錢廣其糴
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
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

大饑則録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餒之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農有不至

備水旱在於義倉此井田以後第一仁術而要之法無不良存乎其人若倉粟有司因而爲利[illegible]亦豪猾因而侵欺則積虛存其數倉廩實無[illegible]惟恒有存焉則倉僅已去或貽青白之憂人

有遇饑荒侵欺莫須或被無賴之徒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不支倘作權宜之計借印土倉金亦有[illegible]之
若上下權守此法官民甚有[illegible][illegible]法惟一久
需實備九年之蓄昭然以此[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以務
本節用輕徭薄賦爲本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任人

其六論兼并之家稅斂重於公稅　陸贄

國家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

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户蓄群黎隸役同輩
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惏曷有紀極天下之物
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
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家之業
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
前代致有風俗訛靡甿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
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
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
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
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棄田無曠耕人

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

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爲日已久頻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

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又聞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鞠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廚興歎、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

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亦聞仲舒限田之遺而裁減租價則尤近時可行之法大抵貧民力田者可憫而富家倍糧者不可貰令特之無供者特見在勞豪三只間往往見之於鄉里刁頑欺官詐命在在有之或恃世爲佃戶從一畝田而甲乙互租或尚一主勢而假借不足之例而歲購著俗而人有私稅不愁其遺公賦不勝其索貧因得利而肆富漸倍償而貧中人無勢有川之家每每悲此若術良有司每年驗年歲之益歉租地方之凶豐收成之際令田父里老從公定租計獲爲徵明示其處田熟該租若干有間報下公者許諸人自告嚴法之如此則租價定矣所謂貧官裁定富豪難于餘升貧稍不敢侵漁公賦私租兩有實益矣